

· 文化潮丛书 ·

丑末寅初

冉文学
著

贵州省作家协会 编
道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化潮丛书

丑 末 寅 初

冉文学 著

贵州省作家协会
道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2000·

丑 末 寅 初

冉文学 著

字数 1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2000 年 12 月第一版 2000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重庆南川市印刷工业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400

黔新出(图)内资字第 608 号

工本费:10.00 元



冉文学 男,土家

族,一九四〇年十月出生于贵州省道真自治县一个贫困山区。少时跟随父、母种田,挑煤。读过私塾,解放后读新学。一九五七年参加工作,作过教师、会计师,后退休于县土产公司。余自幼酷爱

文学,但对“左”的路线心有戚戚,故不惑之年方才弃新闻而文学。先后获《芳草》文学月刊及《贵阳晚报》优秀作品奖。迄今已在省内外二十余家报刊发表小说 50 余篇。曾任《沃野》副主编。现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虽年届六旬,尚学廉颇,食量很大,惟感廉颇精神学之不易,不易而学。

来自民间的廓厘

——序《丑末寅初》

任立新 胡长斌

贵州省作家协会和道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为其会员和坚守创作的地方名望人士冉文学先生编辑出版小说集子,便是寄寓了对黔北边陲那一方文化热土的厚望,对冉文学年届六旬依然笔耕的激赏;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热望,即包括土家族作家冉文学在内的各民族的作家、诗人们,为提升道真民族文学的品位,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民族文学格局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以此回报高天厚土,以此回应伟大时代!

冉文学的小说创作实践了一条守望民间的道路,即淡化个人的写作功利,坚持民间写作,不慕名利,不求闻达,站在民间的叙事立场上,精心创构了一幅幅民间的世相人生,喜怒哀乐,人情物事……并以民间的宽容与大度,或以民间特有的风骨和浸淫在民间的幽默与智慧,赋予人、情、物、事、理,给出贬抑和褒扬……那末,作家当然不是为写民间而写民间,而是以当代作家特有的敏感与忧患,坚守道德,高扬品格,以民间的正义扫荡邪恶,以民间的宽怀接纳千奇百怪的思潮与文化,着力于开拓这样的文化场景——

在民间世相人生的沉沦中,作家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孜孜不倦地、百折不挠地、像水滴石穿那样地进行着人性缺失的修补,人生品位的提升,作着道德迷雾中的拨乱……作家再现这样的文化场景,其实就是再现人最原初的善良,最深厚的历史前因,最刻骨铭心的关于良与善的选择……以及关于人性、人伦、人情的校正,或者最一般的定义……没有谁能够脱离民间。像冉文学笔下的山民们是这样,像历朝历代以来的达官显贵亦是这样。民间其实就是

人类的生命之源,人生起始,思想凭藉,是人类生长、壮大,并且不断进步的摇篮……虽然它是混沌的、无序的、不堪暴力(来自于自然的抑或来自于社会的)一击的,但谁也走不出它的广袤,更谈不上弃它而去!一个山民守住茅檐倾听暴风雪塞断箐林围坐灶塘思谋养育后代,与一个皇帝身在宫殿与乱花迷眼的皇后讨论生育,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共同的依据便是来自于民间的传宗接代,他们的行为方式亦是来自民间的久远的驾轻就熟……所以,冉文学热望在民间。他不是为谋个正科级或县处级而写作,也不是为千字十数元或数十元稿费而写作。以他 60 年的人生经验,厚积薄发,为黔北文苑造出一方特异的风景:

正月不见鹰打鸟,二月不见虎咬伤,三月不见蛇交媾,四月不见人成双……而六月呢?猫竟把蛇叨进王麻子的床上,这在山寨,在王麻子的心里,该是多么沉重!于是,山寨便笼罩在愈益稠浓、排解不开的氛围中,要不出点事儿,怕便不是山寨了。在民间,这样的山寨何止万千!作家的笔意所向,给民间中的客观存在以深切的关注,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和这样的山寨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像牛儿那种乡村顽劣青年,作家亦给予人道主义的同情与关怀,并为不是阿 Q 胜似阿 Q 的牛儿将何去何从陷入深深的思索中……银秀,一个只顾一己私利不顾惜别人利益的人,却是当前乡村中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的缩写。作家似在提醒人们:在牛儿,或者银秀等人的背后,他们秉存得多的,便是来自久远的泛滥着的负面的东西,或者说是在民间的善与恶的较量中,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部分或全部“善”所致。作家没有板起面孔,作痛心疾首状貌。因为民间拒绝权力,拒绝说教,拒绝疾言厉行的肆虐……

而且,在冉文学的小说中,山里人家、乡村居民、市井人物,他们都生活得不易,同时也生活得坦然。不易与坦然,才是民间的真实的状态。不隐恶、不溢美、不怨天、不尤人;不故作乖张,也不故作深沉;张家长长,李家短短,王家是是,刘家非非:这便是冉文学笔下的民间原貌,也是关于民间生存(生活)的艺术化的关照。在此情此景中,一些看似平凡,似乎不必认真的生活细节便凸现出惊

心动魄的意蕴。当柳二喜不再担任生产队长时，曾以“民间高参”身份生活在山寨中的冉崇光便可纠集几个儿子闯入柳家大闹；邱易考入筑城大学，向公公辞行时，这位“乡村智者”竟然吞下邱易拉黄包累得吐血的100元血汗钱，而以他事搪塞；一位失魂落魄的“企业家”在广场上从小儿的游戏中获得“启迪”；物价局解局长在放飞筝比赛中准备夺冠……每一个故事都看似轻松，仿佛是作家信手从民间拈来；但稍一皱眉，便知深意多多，有些甚至只可意会不便言传……这样的生活，恰是弥漫在民间的底蕴，具有深长的韵味；经由作家智慧之光的照亮，似乎也就让人瞧见了历史深处最为隐秘的幽深的甬道……

冉文学之坚守民间写作，似乎可以理解为葆有一份民间智慧。即凡事不必刀光剑影，不必剑拔弩张，抑或营造兵临城下的紧张和追捕顽匪的奇险……民间就是民间。像高空一样真实而不可捉摸，像大海一样浩瀚而又无从把握。惟有智慧（大智若愚，大慧如拙）才能举一反三，旁类触通。像七十老农王老汉将拾得的节育环用作烟杆上的装饰；钱宅靠陈年尿垢炮制“祖传秘方”；刘老二的“浪子回头”状貌；汪黑狗对性的渴望使春秀发痴发呆……等等，作家不动声色道来，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点到为止，不加渲染，含而不露，蓄而成势……其实，冉文学之坚守民间写作，完成的是小说的回归。

小说缘起于阡陌俚语，村巷闲言。在唐宋传奇中滋生蔓延，终于明末清初蔚成小说大观，产生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庶几乎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著作媲美。这几部名典，基本上坚持的是民间写作，其中的《水浒》、《西游记》便全是民间写作，《三国演义》亦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演绎三国故事；《红楼梦》稍有不同，便是烙印上知识分子的思绪，但其基本的叙事立场仍是民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国势颓败，在这样的前提下，小说被当作拯救灵魂，挽救民族兴亡的武器，登上历史舞台；并且自“五·四”运动后，小说更是成为文学的主帅，与政治

结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火热的斗争之中……

解放以来，文学(包括小说)的功能被推至极端，终于寂灭于文化大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学(含小说)创作才得以全面复苏。先后经历了情绪化写作(反思、伤痕、寻根等)，私人化写作(也可理解为自由化写作，如怪诞、魔幻、推理、实验等)，到世纪之交时，还出现了“躯体写作”(隐意语，不是说用躯体来写作)。

正是在新世纪莅临前，便有学者断言“真正的文学在民间”。当然，坚持民间写作与学者断言尚不属于一回事，但其中必有奥妙相系。所谓情绪写作、个人写作、躯体写作往往从个人的人生境遇出发，以至于产生疏漏，便是忽略乃至忘怀了民间。而浅显的道理便是没有民间便没有整个社会，更没有小说家的一切。而对于民间的关照，鲁迅先生是继四大名著之后的第一人，先生的《阿Q正传》、《祝福》等，依然是民间写作的大境界。

民间写作意味着剥离了个人写作功利，而追求一种更为宽广深邃的文学功利，譬如四大名著与鲁迅，为中国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在世界文坛上奠定了地位。民间写作给作家个人带来的，只能是板凳一坐年年冷。在当前，所谓情绪写作、个人写作、躯体写作渐沉渐寂；那末，民间写作既是小说回归的驿站，大约也是小说再度开辟人类情感这样的大境界的铺垫吧？

当我们作了这样的追寻，再来打量冉文学的小说，这才感觉到这部《丑末寅初》的份量：它是山中的岁月，是历史的烟尘，是民间的家长里短；从其间的任何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戳进去，都可以见到历史的缘由，见到民族的骨肉与精髓！当然，这部小说集中的故事，不一定个个都十分精彩；但，个个都浸染在作家的民间情怀之中。这在当前的小说格局中，无异于独特的、奇异的、鲜见的文学风景。

当然，冉文学的小说还可以作得更深邃一些，更概括一些，更精致一些，在表现手法上更鲜活一些的。好在他仍然在自觉地追求民间的大境界，文学的新景致，这就可称凤毛麟角，值得抱拳相贺了！

爱书其文兼及其他,是为绪言。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六日

任立新:作家、评论家。工作单位:贵州省作家协会。通联:
550002 贵阳市科学路66号省作协。

胡长斌:作家、评论家。工作单位:道真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通
联:563500 贵州省道真自治县文联。

目 录

1	任立新 胡长斌 来自民间的廓厘
1	混沌
11	雾道
21	梦
26	亲家冤家
35	山寨人家
44	陷阱
51	小说三题
56	赌徒
60	四代童年
65	品味·偿债·玉泉
69	丑末寅初
72	蠹
75	文字功夫(外一篇)
78	顾客(外一篇)
81	家雄
83	烟瘾
85	巧遇戒烟官
88	夜郎后裔(外一篇)
91	两个售货员
94	还原
97	暗记
102	冤魂
105	办公室的故事

107		祖传秘方·背景
110		小说四题
114		小说五题
121		山子
125		苦茶
129		蔫巴人
135		老夫少妻
144		小说二题
147		小说四题
152		墙上轶事
155		河湾轶事
160		暗病
170		意外事故
181		灭鼠新招
187		后记：写在小说集出版时

混 沌

一

六月炎天，山路浓郁得幽暗。深山里，古庙黑神殿的板壁咔嚓一声爆响。激得黑神菩萨的塑身也跳了起来。

晴天无霹雳，难道是黑神菩萨在动怒使性子？一时之间，搅得人们的心悬玄的，都感觉到要出点什么事儿……

果不然，几天之后，寨子里便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不仅是王、李两家闹得乌烟瘴气，整个山寨都遭到了连累和惊吓。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按迷信者们神兮兮解释，许是他们两家遭黑神和山王菩萨放出的魔鬼缠上了。人们都说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人们。

张道师就是此方水土迷信者们的权威人士，尤其对王、李两家的过去和现在了如指掌。王、李两家发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要请张老先生卜卦算命查阅典籍什么的。所以，当一些灾难性的事情发生后，再经张道师一番加工制作渲染吹嘘，就变得复杂化起来，变得更加高深莫测神乎其神。

自然，王、李两家和其他一些山里人家，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神神鬼鬼的氛围之中。

出事那天早晨，鹰嘴崖畔的老鸱在成群成团地乱飞乱叫。寨子便笼上了一层不祥的氛围。王麻子头皮一阵发麻，且眼也跳得厉害。他想到了头天夜里发生的那件吓人的事情……

那是一条花二斑斑的剧毒蛇。

“唉，老子操它娘……”王麻子焦眉愁脸，心里一阵绞痛。

迷信的人们说，是大祸之前的预兆，按时下的说法就是通通信

息什么的。

头天晚上，天色墨黑，伸手不见五指。天刚擦黑，王麻子就钻进被窝里困懒觉，但始终没睡安稳。因为，首先是猫在后檐沟那儿呜呜地哭了一阵，接着便是屋后箐林里的鬼在恶恶地吼（有可能是鹿子在叫？）……一股阴森森冷煞煞的氛围弥漫在朦胧的夜色中。

翌日晨，太阳从东山垭口冉冉升起，桔红，放射出一道灿烂的光芒，穿透悬浮在空中的一幅幅锦缎似的薄岚，照亮了一片树梢。山雀儿在沙沙地飞。

寨子里有了生气。

妻便催促王麻子起床，说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还在停尸，日子怎么过啊？

王麻子极不情愿地从床上慢吞吞爬起来，趿拉着两片穿得有点发臭的破布鞋，显出一副极其慵倦的神情；由于忧心所致，他执了把牛耳尖刀，手瑟瑟打颤，慢慢儿地步入院坝里，在昨晚掷出那弃物的鼓凸处窃窃地搅弄了一番……

未了，王麻子才感觉到越发的有些心神不宁。

吃罢早饭，王麻子操了把锄头，便懒懒洋洋的上庄稼地锄草或营管稻田什么的去了。

中午时分，王麻子又依习惯美美地睡了个午觉，然后上山，那狠心的锄头就砸向了李应贵。

惹下了祸事，王麻子才感到心里空落得慌，便从心底翻出了老道师那篇泛了黄的教诲录：

正月不见鹰打鸟

二月不见虎咬伤

三月不见蛇交媾

四月不见人成双……

而六月呢，猫又把那麻叽叽的魔物叼进了屋里。试想：堂堂人间乐园，历史名将秦叔宝和尉迟恭都未守得住，那还了得？！显然是不吉利的凶物，竟与得见者的蚀财、生病、闯祸等扭结在一起。

王麻子从包里掏出叶子烟来慢腾腾地卷着，神情木木的，心里

平地泛起许多疑虑。

是夜，道师张老头子被暑气搅得睡不安稳，便兀自搬了条凳子坐在院坝里纳凉，观了大半夜天象……子夜时分，正巧王麻子也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憋了泡尿走茅厕，见天宫中猝然飘落下来一条火龙流星，曳亮的光带有几十丈长，坠落在一片箐林里……次日，张道师谎称他晚上梦到了天宫中瘟疫星下凡，扰乱人间。这事不说，越说越像，竟与王麻子的所见不谋而合，待去林中察看，只见绿茵茵的林子被火烤焦了几多长的一溜。

王麻子被唬得晕乎乎的。因为他迷信降瘟疫星能引发凡间灾祸。他脑瓜里便叠映着黑神和山王菩萨的那副恶煞煞阴森森的凶像，心里就更加骇然惶然。

二

王麻子本来不叫王麻子，也不麻，官名叫王真必。只因脸上长了许多雀斑，又加之当民兵连长时办那些不得人心的事情……久而久之，人们便戏谑他叫王麻子。

王麻子听了张道师说“预兆”、“瘟疫星”什么的，就有些蔫；又把那魔物的出现，与打人闯祸联系起来，越想越觉得潜藏有极大的危险；还想到了乡政府已报告了公安局，便一扫前些时的那股傲慢劲，委实的软成如一滩稀泥，并让一股冷煞煞的气流裹挟……他知道自己的过错非大可小，一但被捕就要判刑，当劳改犯，那样，几多难堪；他甚而至于想到了不如像他公那样死去……想了许许多多，终于将责任归咎于那只不谙人事不捉老鼠的猫。其实呢，他觉得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个谜——你谜我，我谜你，有时甚至是自己谜自己……这块地方的人，就是这么个活法！

那年，耗子特多，猫也贵得惊人。是民兵连长的王麻子，走村窜寨的时间多——都说是在忙工作，其实是在合理合法地逍遥。一天擦黑，他路过大堡寨时，在刘家当门的岔路口，碰上了只瘦巴拉叽的小猫崽，于一念之下，盗意萌发，又眼看四下无人，便蹲下身

子，动作麻利地将猫儿捉来揣进荷包里，然后一阵迅跑，赶回家去，将它囚禁在一个特制的猫圈里，隐匿于自家阁楼上；王麻子再去村民组时，又顺便从稻田里逮些黄鳝泥鳅之类的回来，供猫儿营养，不到半年功夫，小家伙竟长得如小老虎般威武雄壮。不过，它不善捉鼠，只能归属于末级猫类之流，就跟主人王麻子的脾性一模一样，除了贪睡之外，就贪食黄鳝泥鳅之类的自来食。有时，猫儿馋得慌了，就咪呜咪呜地叫一阵，接着就往绿茵茵的草丛里钻。

或许，就从这时起，猫便同那花二斑斑的家伙结下了不解的冤仇。

但王麻子向李应贵大打出手，又与猫引了那花二斑斑的魔物有何干系呢？

三

其实，那魔物是在床上发现的，好象是给王麻子闯祸的事儿捎了个信息。

张老先生说，是从通书里看来的，信不信由你……

王麻子听着听着，顿觉天旋地转，便扑哧一声瘫软在地，晕了过去。

王麻子面色苍白，汗珠如豆粒般从身上滚出，就跟死人一样的面如土色，只不过心脏还在微微起搏，证明着他还是一个活物子。

慌得家人鼠蹊。

亏得张老先生好一阵手忙脚乱，施了一套法事，还掐了王麻子的人中穴什么的。

王麻子坠入了一个飘飘缈缈的梦幻世界，脑际间猝然闪出两个穿长衫蓄辫子的男子汉在跟他格斗撕扯，威逼得他进退维谷……正情险境绝之际，又倏然闪出一个男子汉提刀相救，杀得那两个无下颏的人狼狈逃遁。

终于，王麻子的命活了过来。张老先生说是他用法术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其实，是不是张道师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的并不重要，而要紧的是人活过来了就好。

“呀——！”围观者一片惊愕。

四

李应贵和王麻子是同龄人，只是个头比王麻子要稍矮一些，墩墩实实的，古铜色的国字脸红扑扑的，显得挺健壮、稳重、精明，一举手一投足，动作灵巧，能干，但性子孤傲和倔犟，凡认准理儿要办的事情，就十头大水牛也拉不回，就一钻到底，非弄出个眉目不可。人称他是犟拐拐。

李家同王家有仇隙，疙疙瘩瘩几十年，众人皆知。其实呢，王麻子的祖婆还是李应贵的亲姑祖哩。

要把王、李两家仇隙的根由说透，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非在某些事情上，发生了点纠葛而已。

王、李两家的公辈，各自都雇了两名长工，种的鸦片才叫多得吓人。那时，李家种鸦片不吸鸦片，就象现代人种烤烟的不吸纸烟一样，将鸦片兑换成银圆铜圆来买田置地，且穿戴吃喝也较节俭。而王家呢，既种鸦片又吸鸦片，还专门雇人服侍……久而久之，王家烟瘾越吸越大，越大越吸，吸完了自家种的，又去向李家赊借，直至吸得家境黯淡，入不敷出，衰败到卖田卖土卖家产的地步，人也消瘦得如一截枯木。到了民国初年，王家所剩下的家产也不够维持起码的生计了。王家欠下李家大笔债务怎么还？只好将青壮劳力叫去李家当帮工来抵偿。殊不知，坏事变成了好事。王家的破败给后来带来了好运。

解放后，王家变成了贫农，李家则被划成了地主。李家用银子钱米买得的田地，白白地划给了王家不说，还遭受了几十年的窝囊气……

为争夺弯丘田，王、李两家曾在历史上发生过血与泪的故事！

而今，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那块肥得惹人嫉妒的弯丘田，竟莫名其妙地被李家从村长炮制的阉单里拈了去，人们说，李

应贵的运气不错哩。

激得王麻子目瞪口呆，气得回家后不吃不喝，大病了一场。

王麻子说，那是我家祖业呀！

弯丘田在人们心目中，是一方宝地。田成椭圆形状貌，三亩那么大，水源可环三面流进，阳光充足，年产水稻几千斤哩。

时下，人们议论颇多，说王家人偷懒好闲无志气，说李家人勤劳节俭会治家；用一句时髦的话语说，就是李家人办事科技含量高。

果不然，李应贵拈得弯丘田以后，花一个冬天的功夫，仅耗资三千余元，就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水明如镜的养鱼塘，放了鱼苗，待到鱼儿长大，仅此一项，每年即可收入上万元哩。

那时，鹊们也凑热闹，几十只八哥围住池塘飞舞旋翔，时而还站在树梢上“客谢客谢”地唱！

人们说，这下李家又要发财了，李应贵那德性就跟公辈人一模一样。

在那个万物竞长的时节，李应贵就给鱼塘投放了草鱼、白鲢鱼、鲤鱼等优良品种。精心饲养的结果，鱼儿长得好，肥得快，很是逗人喜欢，同时也招来了某些人的嫉妒。

当王麻子走过李家的弯丘鱼塘时，见鱼儿在水里欢快地游，嘴里就忿忿然地诅咒：

“你咋老子跳……起瘟的日子在等着哩。”

其实呢，王麻子家也有一块跟弯丘田差不多同样大小的田，只是泥质瘦了些，作物不易发茺开蕈，产量也不那么高，而养鱼则是最好不过的了。但由于垒砌塘坎的工程量比弯丘田大，所以，王麻子怕花钱搞投资，就不愿意往养鱼这股道上想了。

王麻子惟想的还是祖业弯丘田。王麻子说，是他祖祖的祖祖托梦要他无论如何把弯丘田搞回来。

那天，该是李家用水灌溉鱼塘，是村里订了制度的。

王麻子一时心血来潮，鬼迷心窍，扛了把锄头，赶至鱼塘上方的水源上，蹲下身子，双手捧了把温嘟嘟的渠水往脸上猛擦几下，